

◎画蛇者

# 苍苔履齿(三十七)独克宗古城

□王玉林

我们一行人到达香格里拉，住在古城独克宗的一家客栈。独克宗藏语里称为月光之城，据说它是按照香巴拉理想国建成的。可是，谁又见过香巴拉理想国呢？

说这里是古城，其实很勉强，这里大部分是新修建的。街道刻意“曲里拐弯”，路面蓄意“疙里疙瘩”，拉杆箱在上面走起来“别别扭扭”。这里只有一小段岁月久远的石板路，留着深深的车辙痕迹，当年

的马帮就在这里与我们“藏猫猫”。

客栈二楼的阳台宽大，午后30摄氏度的阳光，与夜间零下十几度的低温形成了强烈对比。从阳台向下望，大堂沙发上歪坐着那位很知性的老板娘。初次交谈时，她曾经告诉我们，她的原籍在上海，厌倦了商场上尔虞我诈，来到这里投资建了这个客栈，一来接待游客，二来接待上海来度假的朋友，三来自己乐得清闲。此时的老板娘，一袭红色

的毛衫，怀抱着一只橘红色的狗狗，手里在翻弄着一本书，我当时猜想，或许是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也许或许是徐迟的译本。

传说中的香巴拉，是一个隐藏在雪山中的神秘王国，国中居民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历代国王都为未来的世界保存了良知与文明的“有生力量”。据说，香巴拉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意抵达的地方，要想进入，须作精神修行。进

入香巴拉的人可以看到四周有双重的雪山围绕，如同八瓣莲花。

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双重的雪山，可以信誓旦旦地说，那就是八瓣莲花！其实，月光之城是一个传说，香格里拉是一个传说，八瓣莲花也是一个传说，现实的一切，也都会成为将来的传说。

临行前，我禁不住好奇，拿起老板娘丢在沙发上的那本书，竟是《毛线钩针十八法》。

◎书岱说

# 黑水湾记

□周郢

“山行鸡犬寂无哗，寒溜湾环更几家？岳色压檐残雪在，柴门日午落松花。”——郢自小即熟诵清王莘《黑水湾》诗，感“岳色”一语，尤状物入妙。

1985年秋，侍父授课留坝河口，其处万峰攒叠，逼人眉宇，父询问何词可状，郢举对以“岳色压檐”。然诗句储胸虽久，其地则未尝一到。今得片暇，乃偕友西行访此黑水湾焉。

“黑水”村以湾名，其名始见于明嘉靖《泰山志》：“黑水湾，在岳之西。”知由来甚久。询诸故老，湾在村之北端，积水成泊，阔可数亩，水色黝黑，故而得名。俗有牛王饮水湾中之说。今已湮塞。此地本属幽僻山村，自清初辟九省驿道，“其一西南自三娘娘庙，由宁阳界入（泰安）县境，经东向、夏张、天平店至大新庄，与东来之路合而为一”（《重修泰

安县志》卷五）。村为驿路所经，渐次繁盛。村南有客店多家，官旅来驻甚众。因村路确难行，道光间泰安知县徐宗干尝平治之，其《浴儿》诗云：“黑水除新患（自注：泰山西南黑水湾，道路崎岖，是月兴工平治，耐夙愿也）。”即此。其村旁有大槐，径可数围，其下有地二分，为“接官迎诏”处。有丰碑记其事，惜被村民凿为石槽，文不可考。旧驿道在村河道之西，前系土路，自小岭（方言读若小俩）下易为石板，旧时小轮车轧之，辘辘作响。今多压盖，仅村西残存一段，略见旧迹。

村中一溪萦纡，溪桥数架，其村南墙侧立一碑，名曰《重修崇德桥记》，清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二月立，邑廩膳生徐伯廉撰文并书。中云：“吾庄旧有崇德桥一座，石栏雕槛，掩映于垂杨绿柳之中；画桥碧

阴，□□□□□□。虽非地当孔衢，实为一庄扼要。乃于庚辰岁，山水横决，中空桥梁，尽行折断，庄之人甚为不便焉。幸有好义诸公，倡首创□□□□□修，石梁之断者换之，桥底之碎者整之，坝头之鼓者正之。又复新置迎水、逆水，务以浑坚朴牢为事。工起于正月中旬，竣于□□□□□旬，首事人嘱予为文以记之，予喜其不废前善而成功之速也，遂走笔而书于石。”所记光绪五年（1880年）山水为灾事，史志不录，碑可补缺。因嘱李生元熙备录之。

今村落颇经改造，东部已易为重楼，格局非复其旧。惟檐头岳色，风貌犹故，因系以诗云：“山履闲行到泊湾，纡村一涧碧相连。压檐岳色诗家境，牵我吟情四十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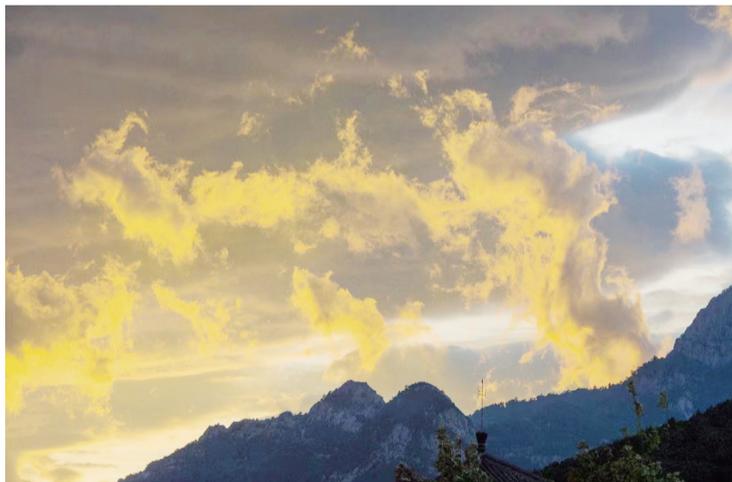


周郢新发现的《重修崇德桥记》碑。

◎捕风捉影

# 天上的云，地上的稼穡

□山里人



处暑，天气晴，气温17到28摄氏度。

刮了一夜的风，把邻居家楼前留来做种的那根老丝瓜刮到地上了。

处暑这天，暑气顿消，气温明显降下来了，17时出门去虎山，要穿长袖了。

昨天，在路上，我欣赏了一场火烧云的盛景。傲徕峰上空，镶了道道红边的云彩层层叠叠如一匹匹丝绸展开，山脊那边，更有金色的云片不时丝丝缕缕地冒出来。这让我想起炼石补天的女娲、“与日逐走”的夸父、西王母驾前的九尾狐、娉婷婷婷的洛神……泰山之上，一条

云瀑沿着天街自东向西流淌，滚滚滔滔，如银河倒泻。

山，这是以天空做舞台，在秋天上演一场艺术大戏？山的历史、山的生机、山的激情、山的憧憬，蓄积久了、压抑久了，要有一个时机、一个舞台，一下释放、迸发出来。一座座让夕阳余晖映得通红的山峰，山下城里的众生，还有各路神灵都是翘首拭目的观众。

连着几天，我都会早起，希望看到朝霞，但朝霞的概率似乎不像晚霞那样高。看不到朝霞，我便围着虎山水库转一圈，去红门看小洞天的瀑布和“醉心石”，看看上下的游人和盘道边护墙上的苔藓。雨季快要



过去了，山溪里的瀑布一天天消瘦下来，如果不抓住时机，沁绿的苔藓也要赶到明年雨季才能来看了。

红门西边那几片菜园和石榴园周边的栅栏上，牵牛花、丝瓜花开得正艳。我平时来，栅栏门都是上锁的，这次赶上的一位姓吴的中年人正在为菜畦里的韭菜、豆角浇水，就进菜园与他聊了几句。这菜地，他帮着别人种了十多年。

菜园里，还种了两垄玉米。青翠的秸秆上长出一个个牛角般大小的棒子，棒子上吐出胡须状的红缨。会有人拿庄稼当风景来看吗？不知怎么，靠着一排长得整整齐齐的玉米，我却有了

看花一样的心情。一个个鼓鼓囊囊的玉米棒子，让人觉得格外充实。

处暑前，我去过周边的两个县。车行驶在高速路上，看着田里齐刷刷“窜”着穗子的玉米，我虽不会像看霞光那样激动，但还是想下车在玉米地头溜达溜达。随着季节的变化，人们看着风景，赏着春华秋色，却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来种植庄稼，脚上沾不到泥土，更不能在大地上扎根，怎能体会到收获“秋实”的踏实？

一天天抬头看山、看天，但耳边会有一个声音回响：“忠实于大地吧，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谈论超越大地之希望的人！”